全梁文/卷五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五十七

劉峻 劉歊

卷五十七

刘峻

峻字孝标，初名法武，平原平原人。齐永明中南奔，建武中为豫州府刑狱。梁受禅，召入西省，免，安成王引为荆州户曹参军，以疾去职。居东阳之紫岩山。普通二年卒，门人谥曰玄靖先生，有《世说》注十卷，集六卷。

送橘启

南中橙甘，青鸟所食，始霜之旦，采之风味照座，劈之香雾　巽人。皮薄而味珍，脉不舔肤，食不留滓。甘逾萍实，冷亚冰壶。可以熏神，可以Ｐ鲜，可以渍蜜。毯乡之果，宁有此邪。〈《橘录》〉

答郭峙书

闻君子旧矣，但人非豕鹿，转加蓬逝。波骇雨散，动间山川。故无由交羽觞，荐杂佩。睨浮云以搔首，临清风而浩歌。变燧回星，亦云劳止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〉

追答刘秣陵沼书

刘侯既重有斯难，值余有天伦之戚，竟未致之也。寻而此君长逝，化为异物。绪言馀论，蕴而莫传。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，余悲其音徽未沫，而其人已亡；青简尚新，

而宿草将列，泫然不知涕之无从也。虽隙驷不留，尺波电谢，而秋菊春兰，英华靡绝。故存其梗概，更酬其旨。若使墨翟之言无爽，宣室之谈有徵。冀东平之树，望咸阳而西靡；盖山之泉，闻弦歌而赴节，但悬剑空垅，有恨如何！〈《文选·刘峻传》，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四。〉

与宋玉山元思书

驱马金张之馆，飞盖许史之庐。习匡鼎之说《诗》，骋俗云之雕篆。宾徒波涌，舆轮靡息。当是时也，乐可言哉！然静思夫君，愀焉轸叹。何则？方凿圆枘，鉏牙吾难从；翔鸟游鱼，蹉檐不狎。是以贾生怀琬琰而挫翮，冯子握　璠而铩羽。天诞英逸，独擅民秀。心贞筠箭，德润珪璋。信人□□水镜，一性之鎔范。而荆南雅曲，高音鲜和，河西名骥，灭没谁赏？故若先生者，进有三难，退有三乐。窃观先生，未能鸿翔鸾起，腾霞跻汉，将由囿空桑麻，田无负郭。俯眉翕肩，以斯故尔。今贤弟宾从，抗鳞奋翼，或衣绣江塘，或鸣驺洛渚。连骑方驱，击锺乃食。萼跗若是，吾子复何忧哉，唯当纂两仲之微迹，袭二疏之风流。生与渔父同僖，死葬要离墓侧。金石可碎，声华无寂。斯道坦坦，先生幸其勖与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七〉

答刘之遴借类苑书

九冬有隙，三馀暇时，多游书圃，代树萱苏，若夫采亹亹於缃纨，阅微言於残竹，𠺕饫膏液，咀嚼英华，不知地之为舆，天之为盖，靡测回塘，莫辩舆马。乌足以言乎，是用周流坟素，详观图谍，搦管联册，纂兹英奇，蛩蛩之谋，止於善草，周周之计，利在衔翼。故鸠集斯文，盖自缀其漏耳。岂冀藏山之石，播於土大夫哉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八〉

与诸弟书

任既假以吹嘘，各登清贯，任云亡未几，子侄漂流沟渠，洽等视之悠然不相存赡，平原刘峻，疾其苟且，乃广朱公叔绝交论焉。〈《文选广绝交论注》〉

与何炯书称刘

炯超超越俗，如天半朱霞，歊矫矫出尘，如云中白鹤。皆俭岁之粱稷，寒年之纤纻。

〈《南史》四十九刘　传，族祖孝标与书称之。〉

与举法师书

闻诸行李，高谈徽德；逖听风声，心飞魂竦，无异蘄仙之望石髓，太阴之思龙烛。苍星昏昊，凉云送秋。道胜则肥，固应颐摄。衣裳虹霓，帷幕霄露。饵黄菊之落蕊，酌清涧之毖流，旦侯归雁晨凫，暮听羁雌独鹤，神票彡票彡尔，盖象萧史之骑鸣凤，列子之御长风。虽荆卿旁若无人，孝然坚卧冰雪，沈沈隐隐，何以尚之哉！至於驰鹜经囿，翱翔书圃，极龙宫之妙典，弹石室之鸿记。道生伏其天真，曼倩谢其辨物。若乃习是童子，措志雕虫，藻思内流，英华外发。葳蕤秋竹，照曜春松。《爵颂》息明珠之誉，《长门》滥黄金之赏。盛矣美矣，焕其丽乎。昔旅浙河，尝观组绩，不觉纸熵笔焚，魂魄斯尽。自兹厥後，两绝珪璧，意眷眷於菁华，肠回回於九逝。夫日御停照，不逾隙穴，海若潨涌，莫限隈嵎。以玉抵鹊，昔传饴宝。冀阅清徽，用瘳眩疾。然越民非鬻冠之所，齐国岂奏《韶》之地，望与其进，无贻责焉。〈《释藏》轻九，《广宏明集》二十四。〉

辩命论并序

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，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。时有在赤墀之下，豫闻斯议，归以告余。余谓士之穷通，无非命也。故谨述天旨。〈《梁书》作「大月」〉因言其志云：

臣观管辂，天才英伟，珪璋特秀，实海内之名杰。〈《梁书》作「髦杰」〉岂日者卜祝之流乎？而官止少府丞，年终四十八。天之报施，何其寡与？然则高才而无贵仕，饕餮而居大位，自古所叹，焉独公明而已哉？故性命之道，穷通之数，夭阏纷纶，莫知其辩。仲任蔽其源，子长阐其惑。至於鶡冠褰牖，必以悬天有期；鼎贵高门，则曰唯人所召。譊譊讙咋，异端斯起。萧远论其本。而不畅其流，子玄语其流，而未详其本，尝试言之曰：夫通生万物，则谓之道，生而无主，谓之自然。自然者，物见其然；不知所以然，同焉皆得。不知所以得，鼓动陶铸，而不为功，庶类混成，而非其力。生之无亭毒之心，死之岂虔刘之志？坠之渊泉非其怒，升之霄汉非其悦。荡乎大乎，万宝以之化；确乎纯乎，一化而不易。化而不易，则谓之命。命也者，自天之命也。定於冥兆，终然不变。鬼神莫能预，圣哲不能谋。触山之力无以抗，倒日之诚弗能感。短则不可缓之於寸阴，长则不可急之於箭漏。至德未能逾，上智所不免。是以放勋之世，浩浩襄陵，天乙之时，焦金流石。文公艑其尾，宣尼绝其粮。颜回败其丛兰，冉耕歌其芣苢。夷叔毙

淑媛之言，子舆困臧仓之诉。圣贤且犹若此，而况庸庸者乎！至乃伍员浮尸於江流，三闾沈骸於湘渚，贾大夫沮志於长沙，冯都尉皓发於郎署，君山鸿渐，铩羽仪於高云，敬通凤起，摧迅翮於风穴。〈《梁书》作「风次」。〉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。近世有沛国刘璵，璵弟璡，并一时之秀士也。　　则关西孔子，通涉六经，循循善诱，服膺儒行。璡则志烈秋霜，心贞昆玉，亭亭高竦，不杂风尘。皆毓德於衡门，并驰声於天地。而官有微於侍郎，位不登於执戟。相次〈《梁书》作「相继」。〉殂落，宗祀无飨。因斯两贤，以言古则，昔之玉质金相，英髦秀达，皆摈斥於当年，韫奇才而莫用，徼梁书作侯草木以共雕，与麋鹿而同死，膏涂平原，骨填川谷，湮灭而无闻者，岂可胜道哉，此则宰衡之与皂隶，容彭之与殇子，猗顿之与黔娄，阳文之与敦洽，咸得之於自然，不假道於才智。故曰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其斯之谓矣。

然命体周流，变化非一，或先号後笑，或始吉终凶；或不召自来，或因人以济。交错纠纷，回还倚伏。非可以一理徵，非可以一途验。而其道密微，寂寥忽慌。无形可以见，无声可以闻，必御物以效灵，亦凭人而成象，譬天王之冕旒，任百官以司职。而或者睹汤武之龙跃，谓龛乱在神功，闻孔墨之挺生，谓英睿擅奇响；视彭韩之豹变，谓鸷猛致人爵；见张桓之朱绂，谓明经拾青紫，岂知有方者运之而趋乎。故言而非命，有六蔽焉尔。请陈其梗概：夫靡颜腻理，哆为靦颊，形之异也，朝秀晨终。龟鹄千岁，年之殊也，闻言如响，智昏菽麦，神之辨也。同知三者，定乎造化，荣辱之境，独曰由人，是知二五，而未识於十，其蔽一也。

龙犀日角，帝王之表，河目龟文，公侯之相。抚镜知其将刑，压纽显其膺录。星虹枢电，昭圣德之符，夜哭聚云，郁兴王之瑞。皆兆发於前期，涣汗於後叶，若谓驱貌虎，奋尺敛，入紫微，升帝道，则未达窅冥之情，未测神明之数，其蔽二也。空桑之里，变成洪川；历阳之都，化为鱼鳖。楚师屠汉卒，睢河鲠其流，秦人坑赵士，沸声若雷震。火炎昆岳，砾石与琬琰俱焚，严霜夜零，萧艾与芝兰共尽。虽游夏之英才，伊颜之殆庶，焉能抗之哉？其蔽三也。或曰：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类，夏后之璜，不能无考。故亭伯死於县长，相如卒於园令。才非不杰也，主非不明也，而碎结缘之鸿辉，残悬黎之夜色，抑尺之量有短哉？若然者，主父偃、公孙弘，对策不升第，历说而不入，牧豕淄原，见弃州部。设令忽如过隙，溘死霜露，其为诟耻，岂崔马之流乎。及至开东阁，列五鼎，电照风行，声驰海外，宁前愚而後智，先非而终是？将荣悴有定数，天命有志极，而谬生妍蚩，其蔽四也。夫虎啸风驰，龙兴云属，故重华立而元凯升，辛受生而飞廉进。然则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暗主众，明君寡。而薰莸不同器，枭鸾不接翼。是使浑敦檮杌，踵武於云台之上。仲容庭坚，耕耘於岩石之下。横谓废兴在我，无系於天，其蔽五也。

彼戎狄者，人面兽心，宴安鸩毒，以诛杀为道德，以蒸报为仁义。虽大风立於青丘，凿齿奋於华野，比於狼戾，曾何足喻。自金行不竞，天地版荡。左带沸唇，乘间电发，遂覆瀍洛，倾五都，居先生之桑梓，窃名号於中县。与三皇竞其萌黎，五帝角其区宇。种落繁炽，充仞神州。呜呼，福善祸淫，徒虚言耳。岂非否泰相倾，盈缩递运，而汩之以人，其蔽六也。然所谓命者，死生焉，贵贱焉，贫富焉，治乱焉，祸福焉，此十者，天之所赋也。愚智善恶，此四者，人之所行也。夫神非舜禹，心异朱均，才彡 圭中庸，在於所习。是以素丝无恒，玄黄代起。鲍鱼芳兰，入而自变。故季路学於仲尼，厉风霜之节，楚穆谋於潘崇，成杀逆之祸。而商臣之恶，盛业光於後嗣；仲由之善，不能息其结缨。斯则邪正由於人，吉凶在乎命。或以鬼神害盈，皇天辅德。故宋公一言，法星三徙，殷帝自翦，千里来云。若使善恶无徵，未洽斯义。且于公高门以待封，严母扫墓以望丧。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。如使仁而无报，奚为修善立名乎？斯径廷之辞也。夫圣人之言，显而晦，微而婉，幽远而难闻，河汉而不测。〈《梁书》作「不极」。〉或立教以进庸怠，或言命以穷性灵。积善馀庆，立教也。凤鸟不至，言命也。今以其片言，辩其要趣，何异乎夕死之类，而论春秋之变哉。且荆昭德音，丹云不卷，周宣祈雨，珪璧璧斯罄，于叟种德，不逮勋华之高，延年残犷，未甚东陵之酷。为善一，为恶均。而祸福异其流，废兴殊其迹。荡荡上帝，岂如是乎？《诗》云：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」。故善人为善，焉有息哉。夫食稻粱，进刍豢，衣狐貉，袭冰纨，观窈眇之奇舞，听云和之琴瑟，此生人之所急，非有求而为也。修道德，习仁义，敦孝悌，立忠贞，渐礼乐之腴润，蹈先王之盛则，此君子之所急，非有求而为也。然则君子居正体道，乐天知命，明其无可奈何，识其不由智力。逝而不召，来而不距，生而不喜，死而不憾，瑶台夏屋，不能悦其神，土室编蓬，未足忧其虑。不充诎於富贵，不遑遑於所欲。岂有史公董相《不遇》之文乎。〈《文选》，《梁书·刘峻传》，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一。〉

广绝交论

客问主人曰：「朱公叔《绝交论》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」主人曰：「客奚此之问？」客曰：「夫草虫鸣则阜螽跃，雕虎啸而清风起。故絪缊相感，雾涌云蒸，嘤鸣相召，星流电激。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，罕生逝而国子悲。且心同琴瑟，言郁郁於兰乂，道叶胶膝，志婉娈於埙篪。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镌盘盂，书玉牒而刻钟鼎。若乃匠人辍成风之妙巧，伯子息流波之雅引。范张款款於下泉，尹班陶陶於永夕。骆驿纵横，烟霏雨散。巧历所不知，心计莫能测，而朱益州汨彝叙，粤谟训，捶直切，绝交游，比黔首以鹰鹯，媲人灵於豺虎，蒙有猜焉，请辨其惑」。主人听然而笑曰：「客所谓抚弦徽音，未达燥湿变响，张罗沮泽，不睹鸿雁云飞。盖圣人握金镜，阐风烈，龙骧蠖屈，从道污隆。日

月联璧，赞亹亹之弘致，云飞电薄，显棣华之微旨。若五音之变化，济九成之妙曲。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，谟神睿而为言。至夫组织仁义，琢磨道德，欢其愉乐，恤其陵夷，寄通灵台之下，遗迹江湖之上，风雨急而不辍其音，霜雪零而不渝其色，斯贤达之素交，历万古而一遇。逮叔世民讹，狙诈飙起，溪谷不能逾其险，鬼神无以究其变。竞毛羽之轻，趋锥刀之末。於是素交尽，利交兴，天下蚩蚩，鸟惊雷骇。然则利交同源，派流则异。较言其略，有五术焉。若其宠钧董石，权压梁窦，雕刻百工，炉捶万物，吐漱兴云雨，呼嗡下霜露，九域耸其风尘，四海叠其熏灼，靡不望影星奔，藉响川骛。鸡人始唱，鹤盖成阴，高门旦开，流水接轸，皆愿摩顶至踵，隳胆抽肠，约同要离焚妻子，誓殉荆卿湛七族。是曰势交，其流一也。富埒陶白，赀巨程罗，山擅铜陵，家藏金穴，出平原而联骑，居里閈而鸣锺。则有穷巷之宾，绳枢之士，冀宵烛之末光，邀润屋之微泽。鱼贯凫跃，飒沓鳞萃。分雁鹜之稻梁，沾玉豅之馀沥。衔恩遇，进款诚，援青松以示心，指白水而旌信，是曰贿交，其流二也。陆大夫宴喜西都，郭有道人伦东国，公卿贵其藉甚，搢绅羡其登仙。加以敛颐蹙额，涕唾流沫，聘黄马之剧谈，纵碧鸡之雄辩。叙温郁则寒谷成暄，论严苦则春丛零叶。飞沈出其顾指，荣辱定其一言。於是有弱冠王孙，绮纨公子，道不拄於通人，声未遒於云阁，攀其鳞翼，丐其馀论，附骐骥之旄端，轶归鸿於碣石。是曰谈交，其流三也。阳舒阴惨，生民大情，忧合欢离，品物恒性。故鱼以泉涸而煦沫，鸟因将死而鸣哀。同病相怜，缀河上之悲曲，恐惧置怀，昭谷风之盛典。斯则断金由於湫隘，刎颈起於苫盖。是以伍员濯溉於宰嚭，张王抚翼於陈相。是曰穷交，其流四也。驰骛之俗，浇薄之伦，无不操权衡，秉纤纩。衡所以揣其轻重，纩所以属其鼻息，若衡不能举，纩不能飞，虽颜冉龙翰凤雏，曾史兰薰雪白，舒向金玉渊海，卿云黼黻河汉，视若游尘，遇同土梗，莫肯费其半菽，罕有落其一毛，若衡重锱铢，纩微票彡撇，虽共工之搜慝，欢兜之掩义，南荆之跋扈，东陵之巨猾，皆为匍匐逶迤，折支舐痔，金膏翠羽将其意，脂韦便辟导其诚。故轮盖所游，必非夷惠之室，苞苴所入，实行张霍之家。谋而後动，毫芒寡忒。是曰量交，其流五也。凡斯五交，义同贾鬻。故桓谭譬之於圜闉，林回喻之於甘醴。夫寒暑递进，盛衰相袭。或前荣而後悴，或始富而终贫，或初存而末亡，或古约而今泰。循环翻覆，迅若波澜，此则殉利之情未尝异，变化之道不得一。由是观之，张陈所以凶终，萧朱所以隙末，断焉可知矣。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，何所见之晚乎？因此五交，是生三衅：败德殄义，禽兽相若，一衅也。难固易携，雠讼所聚，二衅也。名陷饕餮，贞介所羞，三衅也。古人知三衅之为梗，惧五交之速尤，故王丹威子以樻楚，朱穆昌言而示绝，有旨哉。有旨哉，近世有乐安任昉，海内髦杰，早绾银黄，夙昭民誉。遒文丽藻，方驾曹王，英跱俊迈，联横许郭。类田文之爱客，同郑庄之好贤。见一善则盱衡扼腕，遇一才则扬眉抵掌。雌黄出其唇吻，朱紫由其月旦。於是冠盖辐凑，衣裳云合，辎軿击轊，坐客恒满，蹈其阃阈，若升阙里之堂，入

其奥隅，谓登龙门之阪。至於顾盼增其倍价，翦拂使其长鸣。票彡组云台者摩肩，趋走丹墀者叠迹，莫不缔恩狎，结绸缪，想惠庄之清尘，庶羊左之徽烈。及冥目东粤，归骸洛浦，ム帐犹悬，门罕渍酒之彦；坟末宿草，野绝动轮之宾。藐尔诸孤，朝不谋夕，流离大海之南，寄命嶂疠之地。自昔把臂之英，金兰之友，曾无羊舌下泣之仁，宁慕后阝成分宅之德。嗚呼，世路险巇，一至於此，太行孟门，岂云嶄绝。是以耿介之士，疾其若斯，裂裳裹足，弃之长鹜，独立高山之顶，欢与麋鹿同群，皎皎然绝其雰浊，诚耻之也，诚畏之也。〈《文选》《南史》五十九，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一。〉

东阳金华山栖志

夫鸟居山上，层巢木末，鱼潜渊下，窟穴泥沙，岂好异哉？盖性自然也。故有忽白璧而乐垂纶，负玉鼎而要卿相。行藏纷纠，显晦踳驳。无异火炎水流，圆动方息。斯则庙堂之与江海，蓬户之与金闺。并然其所然，悦其所悦，鸟足毛羽疮　在其间哉。子生自原野，善畏难狎，心骇云台朱屋，望绝高盖青组。且沾濡雾露，弥愿闲逸。每思濯清濑，息椒丘，寤寐永怀，其来尚矣。蚓专噬壤，民欲天从。爰洎二毛，得居岳穴，所居东阳郡金华山，东阳实会稽西部，是生竹箭。山川秀丽，皋泽块郁。若其群峰叠起，则接汉连霞，乔林布濩，则春青冬绿，迴溪映流，则十仞洞底，肤寸云谷，必千里雨散。信卓荦爽垲，神居奥宅。是以帝鸿游斯铸鼎，雨师寄此乘烟。故涧勒赤松之名，山贻缙云之号。近代江治中奋迅泥滓，王徵士高拔风尘。龙盘凤栖，咸萃兹地。良由碧湍素石，可致幽人者哉。金华山，古马鞍山也，蕴灵藏圣，列名仙谍。左元放称此山云：「可免洪水五兵，可合神丹九转。」金华之首，有紫岩山，山色红紫，因此为称。靡迤坡陀，下属深渚，巑岏隱嶙，上亏日月。登自山麓，渐高渐峻。垄路迫隘，鱼贯而升。路侧有绝涧，闸闻孱豁。俯窥木杪，焦原石邑，匪独危悬。至山将半，便有广泽大川，皋陆隐赈，予之葺宇，实在斯焉。所居三面，皆迴山周绕，有象郛郭。前则平野萧条，目极通望，东西带二涧，四时飞流泉。清澜微霪，滴沥生响，白波跳沫，汹涌成音，尊漕渎引流，交渠绮错。悬溜泻於轩甍，激湍回於阶砌。供帐无绠汲，盥漱息瓶盆。枫栌椅栎之树，梓柏桂樟之木，分形异色，千族万种。结朱实，包绿果，杌白带，抽紫茎。橚肃矗苯尊，捎风鸣籁，垂条櫚户，布叶房栊。中谷涧滨，花蕊攒列。至於青受缓谢，萍生泉动，则有都梁含馥，攘香送芬，长乐负霜，宜男泫露，芙蕖红华照水，皋梦缥叶从风。凭轩永眺，蠲忧亡疾。丘阿陵曲，众药灌丛。地髓抗茎，山筋抽节。金盐重於素璧，玉豉贵於明珠。可以养性消疴，还年驻色。不藉崔文黄散，勿用负局紫刃。翱翱群凤，风胎雨穀。绿翼红毛，素缨翠鬣。肃肃毛羽，关关好音，皆驯狎园池，旅食鸡鹜。若迺日伺辰，响类钟鼓。鸣蚿候曙，声像琴瑟，玄猨薄雾清啸，飞猱乘烟永吟，嘈囋嘹亮，

悦心娱耳。谅所以跨躡管籥。

韬轶笙簧，宅东起招提寺，背岩面壑，层轩引景，邃宇临崖。博敞闲虚，纳祥生白。左瞻右睇，仁智所居。故硕德名僧，振锡云萃，调心七觉，诋诃五尘。郁列戒香，浴滋定水。至於熏炉夜艺，法鼓旦闻，予则弓屣抠衣，躬行顶礼。询道哲人，钦和至教。每闻此河纷梗，彼岸永寂。熙熙然若登春台而出宇宙，唯善是乐，岂伊徒言。寺东南有道观，亭亭崖侧，下望云雨。蕙楼茵榭隐映林篁。飞观列轩，玲珑烟雾。日止却粒之氓，岁集神仙之客。饵星髓，吸流霞，将乃云衣霓裳，乘龙驭鹤。观下有石井，耸峙中涧，雕琢刻削，颇类人工。跃流漰泻，湝涌泱咽，电击雷吼，骇目惊魂。寺观之前，皆植修竹，檀栾萧瑟，被陵缘阜。竹外则有良田，区畛通接。山泉膏液，郁润肥腴。邓白决漳，莫之能拟。致红粟流溢，凫雁充厌。春鳖旨膳碧鸡，冬覃味珍霜鶵。縠巾取於丘岭，短褐出自中园。艹寒蒋逼侧於池湖，菅蒯骿填於原隰。养给之资，生生所用，无不阜实藩篱，充牣崖　　。岁始年季，农隙时闲，浊醪初酝，縹清新熟。则田家野老，提壶共至。班荆林下，陈《缶尊》置酌。酒酣耳热，屡舞喧呶。盛论箱庾，高谈谷稼。嗢噱讴歌，举杯相抗。人生乐耳，此欢岂訾。若夫蚕而衣，耕而食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晚食当肉，无事为贵。不求於世，不忤於物，莫辨荣辱，匪知毁誉。浩荡天地之间，心无怵惕之警。岂与嵇生齿敛，杨子坠阁，较其优劣者哉。〈《释藏轻》九《广弘明集》二十七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六。〉

相经序

夫命之与相，犹声之与响。声动乎几，响穷乎应。虽寿夭参差，贤愚不一，其间大较，可得闻矣。若乃生而神睿，弱而能言，八彩光眉，四瞳丽目，斯实天姿之特达，圣人之符表。洎乎日偃月角之奇，龙楼虎踞之美，地静镇於城缠，天关运於掌策，金槌玉枕，磊落相望，伏犀起盖，隐辚交映，井宅既兼，食匮已实，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。及其深目长颈，颓颜戚鬲，蛇行鸷立，猳喙鸟咮，筋不束体，血不华色，手无春荑之柔，发有寒蓬之悴，或先吉而後凶，或少长乎穷乏，不其悲欤！至如姬公凝负图之容，孔父眇栖遑之迹，丰本知其有後，黄中明其可贵，其闻或跃马膳珍，或飞而食肉，或皂隶晚侯，初形未正，铜岩无以饱生，玉馔终乎饿死：因斯以观，何事非命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五〉

自序

黉中济济皆升堂，亦有愚者解衣裳。〈《南史》四十九。〉

余自比冯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异之者四。何则？敬通雄才冠世，志刚金石。余虽不及之，而节亮慷慨，此一同也。敬通值中兴明君，而终不试用。余逢命世英主，亦摈斥当年，此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，至於身操井臼。余有憾室，亦令家道輡轲，此三同也。敬通当更始之世，手握兵符，跃马食肉。余自少迄长，戚戚无欢，此一异也。敬通有一子仲文，官成名立。余祸同伯道，永无血胤。此二异也。敬通膂力方刚，老而益壮。余有犬马之疾，阖死无时，此三异也。敬通虽芝残蕙焚，终填沟壑，而为名贤所慕，其风流郁烈芬芳，久而弥盛。余声尘寂漠，世不吾知，魂魄一去，将同秋草，此四异也。所以自力为叙，遗之好事云。〈《梁书·刘峻传》〉

刘

字士光，峻族孙，不仕，谥曰贞节处士，有集八卷。

革终论

死生之事，圣人罕言之矣。孔子曰：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。」其言约，其旨妙，其事隐，其意深，未可以臆断，难得而精核，聊肆狂瞽，请试言之。夫形虑合而为生，魂质离而称死，合则起动，离则休寂。当其动也，人皆知其神；及其寂也，物莫测其所趣。皆知则不言而义显，莫测则逾辩而理微。是以勋华旷而莫陈，姬、孔抑而不说，前达往贤，互生异见。季札云：「骨肉归於土，魂气无不之。」庄周云：「生为徭役，死为休息。」寻此二说，如或相反。何者？气无不之，神有也。死为休息，神无也。原宪云：「夏后氏用明器，示民无知也。殷人用祭器，示民有知也，周人兼用之，示民疑也。」考之记籍，验之前志，有无之辩，不可历言。若稽诸内教，判乎释部，则诸子之言可寻，三代之礼无越。何者？神为生本，形为生具，死者神离此具，而即非彼具也。虽死者不可复反，而精灵递变，未尝灭绝。当其离此之日，识用廓然，故夏后明器，示其弗反。即彼之时，魂灵知灭，故殷人祭器，显其犹存，不反则合乎庄周，犹存则同乎季札，各得一隅，无伤厥义。设其实也，则亦无，故周人有兼用之礼，尼父发游魂之唱，不其然乎。若废偏携之论，探中途之旨，则不仁不智之讥，们是乎可息。

夫形也者，无知之质也；神也者，有知之性也。有知不独存，依无知以自立，故形

之於神，逆旅之馆耳。及其死也，神去此而适彼也。神已去此，馆何用存？速朽得理也。神已适彼，祭何所祭？祭则失理，而姬孔之教不然者，其有以乎！盖礼乐之兴，出於浇薄，俎豆缀兆，生於俗弊。施灵筵，陈棺椁。」设馈猷，建丘陇，盖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，夫何补於已迁之神乎？故上古衣之以薪，弃之中野，可谓尊卢、赫胥、皇雄、炎帝蹈於失理哉，是以子羽沈川，汉伯方圹，文楚黄壤，士安麻索，此四子者，得理也，忘教也，若从四子而游，则平生之志得矣。

然积习生常，难卒改革，一朝肆志，傥不见从。今欲翦截烦厚，务存俭易。进不裸尸，退异常俗，不伤存者之念，有合至人之道。孔子云：「敛首足形，还葬而无椁，斯亦贫者之礼也，余何陋焉。且张奂止用幅巾，王肃唯盥手足，范冉殓毕便葬，奚珍〈《南史》作爰珍〉无设筵几，文度故舟为椁，子廉牛车载柩，叔起诫绝坟陇，康成使无卜吉。此数公者，尚或如之，况於吾人，而当华泰！今欲仿佛景行，以为轨则，傥合中庸之道，庶免徒费之讥，绝不须复魄。〈《南史》作「复魂」。〉盥洗而敛。以一千钱市治棺，单故裙衫，衣巾枕履。此外送往之具，棺中常物，及馀阁之祭，一不得有所施。世多信李、彭之言，可谓惑矣。余以孔、释为师，差无此惑。敛讫，载以露车，归於旧山，随得一地，地足为坎，坎足容棺，不须　专甓，不劳封树，勿设祭飨，勿置几筵，无用茅君之虚座，伯夷之　于水。其蒸尝继嗣，言象所绝，事止余身，无伤世教。家人长幼，内外姻戚，凡厥友朋，爰及寓所，咸愿成余之志。幸勿夺之。〈《梁书·刘　传》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